

諸位觀眾，大家好！請掀開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講記》第六十五面，我們看最後一行的經文：

【未當有此。於世何求。念報佛恩。】

這是第二個大段。『未當有此』，這是總結前面佛給我們的教誨，就是末世出家、在家人所造的一些罪業。佛的話不多，但是所說的都是極重的罪業，這些事情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往往都疏忽掉了，真叫粗心大意。當然沒有人教導，我們不知道利害，真的是膽大妄為。「不忠不孝，無有仁義，不順人道」，這是這個時代所有的眾生。我們細細去觀察，為什麼會有這些現象？在東方古聖先賢的教誨，儒家的倫理道德，我們把它放棄了，佛教導我們的三皈、五戒、十善，我們也把它丟掉了，美其名而學大乘，「這個東西是小乘」，今天才遭受這個劫難，整個社會動盪不安，人民生活痛苦。貧賤的人痛苦，富貴的人也是人心惶惶，沒有安全感，諸位想想這是過的什麼日子？

出家比丘所負的責任是教化眾生，我們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，做些什麼事情？做些損他自損，幹這些事情。在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要細心去思惟，世出世間法損他必定損傷自己，你們細心去想！如何是利自己？利他才是真正利己。如果說是這個世間有損人利己的這種事情，你們聽了好像似乎是有道理，我聽了是完全沒道理，這句話誤導了許許多多人，損人決定不利己，利人才是真正利己。何以見得？釋迦牟尼佛一生都是做利益眾生的事情，沒有一樁事情是做利自己的，他真正得到利己了，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；三千年之後，我們見到他的遺像，我們都會頂禮膜拜，誰能做得到？

菩薩、聲聞、羅漢沒有自私自利的心，起心動念、所作所為都是利益眾生。你利益眾生的心愈大，你自利、你得的福德也就愈大。諸佛菩薩他們起心動念利益虛空法界一切眾生，他沒有說利益我的小道場，利益我這個小團體，利益我這個地區，他不是這樣想法的，他是利益虛空法界一切眾生。如果我們說心量大了，我發心是利益整個地球，其他星球上我們的心願達不到，還有麻煩，星際戰爭，這個星球跟那個星球還會發生戰爭。所以要想永遠杜絕戰爭的禍害，心行都要達到盡虛空遍法界。恩怨善惡跟諸位說沒有標準，佛在經上講得好，講絕了，「境隨心轉」。這句話不是普通人能說得出來，你心地善良所有一切境界都是善良的，你心地清淨，所有環境都是清淨，境隨心轉，決定沒有惡的，然後你才知恩，知恩才懂得報恩。

學佛，從世尊之示現遭受許許多多的艱難，釋迦牟尼佛八相成道，有降魔。我們每一位同學，在修行道路上，魔障是決定不能避免的，佛都不能避免，何況我們！魔障從哪裡來的？就是過去今生跟一些人結不善的緣，不善的緣起這些障礙。如果我們以清淨心、善心來對待，跟諸位說，這些惡緣都變成善緣了。為什麼？境隨心轉。你要能轉境界，不要被境界轉了。被境界轉了，你沒有學到佛，你能轉境界才真正學到。我們在這一生修學當中，遇到的障難太多太多了，我們都是以很善的心，善巧方便歡歡喜喜的度過，而且果報殊勝。

我一生沒有道場，早年韓鐸居士護持，她去租地方、借地方讓我講經，不離開講台，通知她的一些朋友們來聽經。最初聽眾大概十幾、二十幾個人，慢慢人數多了，我們沒有去找人。第一個道場在景美建立的，怎麼建立的？逆增上緣。在那個時期我們借用佛教會的大講堂，在那個地方講經，借用是要付租金的。蔣經國先生就

任第六任總統的時候，我們一些同修發起慶祝，請我講《仁王經》，就是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就借佛教會的講堂，連續講二十天。二十天把這部經講圓滿是很難的，我編了一個大綱，講《仁王經》大意，這樣就非常活潑了，不講經文，講每一品的大意。佛教會知道這個事情，把講堂費用提高一倍，意思就是叫我們知難而退。沒有想到韓居士跟幾個同學商量湊了一筆錢，二十天的租金一次就付清了，我們就開講了。

開講之後，天天都在為難，他們找黨部、找政府機關對我們施壓力。我們在政府機關裡面也有一些朋友，我們這些朋友支持我們，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法子跟佛教會抗衡，他們的力量太強了，逼著我們把講經停止。但是我們曉得這個很利害，萬一我們真停了，他再告我們一狀，我們是死路一條。為什麼？「慶祝總統你講了一半，你就不講了，」換句話說，「你存的什麼心？大概是讓這個總統做不了一半就走了，是不是這個意思？」這個罪過太重，我們想不得了，所以我們就寫了一封詳詳細細的信，直接送給蔣經國先生，這個信就放在身上，真的逼我下台，行政院距離善導寺不遠，我們馬上轉到那邊親自送給他。為什麼？逼著我們法會不能圓滿，是佛教會的事情，不是我們，我們是很想做得圓滿。這一招才把這個事情按下去了，讓我們這個法會圓滿，不容易！圓滿之後，佛教會通知我們，它的講堂以後永遠不再借給我們，這個時候聽眾發脾氣了，來找我，「法師，我們自己搞講堂，不要求人」，「景美圖書館」就是這樣來的。所以以後有些法師說：「淨空法師你有道場了。」我說：「是！佛教會送的。」佛教會不這麼一招，我們哪裡會有道場？這是好事，所以我很感謝佛教會，很感謝那些法師對我施的壓力。為什麼？沒有這個，我們就根本不可能有「景美華藏圖書館」，不可能有。所以我們以清淨心、善心對待這些不善的緣，最後

的果是善的，是殊勝的。

我一生所遇到的逆境，最後的果報都好得不得了！韓館長往生之後，她的兒子好！兒孫非常之好，我們相處三十年，這個時候有一些惡緣在挑撥離間，他是一時聽了別人的挑唆，對我們產生誤會。所以這個他不如她的母親，她母親很利害，母親聽到外面有謠言，她追根，她查問，所以所有一切毀謗、離間、謠言在韓館長面前都不起作用，這是她高明的地方，這是有真實智慧。而高貴民就缺乏這一點，沒有認真調查真相，這樣將圖書館收回，我們離開了，我們也很歡喜的離開。離開之後，我們才在南洋弘法利生，收到了成就；如果不離開，我們對於國際上弘法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。為什麼？我一生非常重視恩義，我受韓館長三十年護持之恩，我絕對不能離開圖書館，除非她兒子叫我離開，那我非離開不可。不是她兒子的意思，任何人想逼我離開圖書館都不可能。這個造兩舌挑唆的人我以善心對他，他有功德，讓我離開台灣之後，在海外可以全心全力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，團結宗教的工作，團結族群的工作，都是我想不到的，這些我們都要感謝高貴民居士。所以我在此地告訴諸位，善惡、恩怨沒有標準，看你用的是什麼心，你是用的什麼方式。如果你是善心，如果你是善行，惡變成善，怨變成恩。學佛沒有別的，要學這個本事。佛在《楞嚴經》上告訴我們，「若能轉境，則同如來」，如何把逆境轉成順境？如何把惡緣轉成善緣？我們修行有沒有功夫、有沒有心得就在這個地方看，你明白這個道理，這個世間一切人都是恩人。

我離開台灣到新加坡，承受這麼大的打擊、這麼大的壓力，在圖書館出家的這麼多同修，陸陸續續都離開了，我很難過。我寫了這六條，「永遠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」。你們在圖書館出家，館長走了，將來我要走了，你們在外面流離失所，我對不起你們，館長對

不起你們，我們這一生留下永恆的遺憾。我在新加坡三年，希望李木源居士真正能像館長一樣護持我們。新加坡的法律很嚴，他收容了我們，我們在新加坡拿不到永久居留，所以同學們心是懸的，不踏實。我在新加坡，實在講是由於做宗教種族團結的這些事情，新加坡政府非常欣賞，前一任的總統王鼎昌先生，對我們這些行為很讚歎，所以新加坡政府給我永久居留權。有永久居留權，我可以在新加坡買房子，像台灣的國民住宅，我有權力買了，沒有權力買有土地的房子。換句話說，在新加坡自己照顧自己沒有問題，新加坡政府同意的。如果要建個道場，要有土地，我就沒有這個權力，這是我常常憂慮的一樁事情。

在去年年底，中國大陸、好像台灣也有幾位法師反對會集本，我清楚反對會集本是對我來的。他們神通廣大，我在中國跟中國政府的關係非常之好，他們在當中破壞了。往年趙樸初老居士在世的時候，真正對我非常愛護，大陸上一個在家居士，另外一個出家的法師茗山老和尚，我們真可以說是知心的朋友，這兩個都走了。這個力量相當的大，所以我聽說中國大陸統戰部下了一道命令：「淨空法師所有的書籍、錄像帶、光碟全部查封。」跟對付法輪功一樣。這一想，落葉歸根回大陸沒有指望了。這個打擊很沉重！正在這個時候，澳洲政府給我永久居留，澳洲政府這個永久居留是很特殊的。澳洲駐在香港的領事包世維先生，親自把文件交給我，一般辦這些文件都是在領事館櫃台，我的文件是在領事的辦公室，拿到之後還照相留念，中午在一塊聚餐。他告訴我亞洲人拿到澳洲的這個簽證，「法師你是第一個人！」這是個特殊簽證，是他們聯邦移民部長親自批准的，我作夢都想不到，怎麼可能會拿到這樣的永久居留？這種永久居留是屬於澳洲國家尖端人才，不是我們希望到澳洲去，是澳洲這個國家希望我們到他那裡去，所以就很優待。這是意

想不到，享受澳洲公民所有的權力，還有些義務我們可以不要盡，我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對我，沒有像澳洲對我這麼好。所以我在澳洲買土地、買教堂，建一個道場，讓離開圖書館悟字輩的同修，你們自己有一個修行道場，不必看別人臉色過日子。我對得起你們，館長這樁事情沒有做好，我替她補起來了。

這個道場比我們「景美圖書館」大得太多了，「景美圖書館」說老實話，是在公寓房子裡頭，沒有土地，將來大樓要是拆遷了還是很麻煩的。所以我們不離開「景美圖書館」，就不可能有澳洲這個淨宗學院，韓館長對我們真正是愛護備至，護持不遺餘力，一直到現在我自己感覺她在我身邊。所以我們在國際上樣樣事情都那麼樣得心應手、那麼順利，我想是她在當中加持的。

我拿澳洲的這個簽證，如果想變成澳洲公民隨時可以申請，澳洲這個國家歡迎我，不必要等待兩年。一般移民永久居留的簽證，必須要在澳洲住滿規定的日期，像美國是一百八十三天，每年一定要在它國家住一百八十三天，否則的話它給你取消了。我這個簽證不受這個限制，只要到澳洲去報到，護照上蓋了印，一年、兩年不去都沒關係，它還承認，進出自由，居住也自由。我們現在進一步的，是要將我們悟字輩有意思在澳洲常住的，我們首先給他辦宗教簽證，宗教簽證是兩年，兩年期滿可以再延一次，就是四年，再住兩年。在澳洲住滿四年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。所以現在悟行師拿到永久居留，他在澳洲四年了。

這個國家是民主法治國家，辦一切事情都非常公平。澳洲政府有很大的好處，官員不貪污，辦任何事情不必去關說、不必去送禮，一切是公事公辦。我在澳洲聯邦政府、州政府、地方政府的首長對我都非常好。因為過去幾年我雖然不常到澳洲去，去了多半是宗教之間開會議，團結宗教，團結族群，凡是有這些活動，他們會通

知我，我會去參加，我對於這些有一點點貢獻，這是澳洲政府對我們非常歡迎。我們對人好，人家就對我們好，這是天經地義。不要認為他是外國人，我們是中國人，我們不同國家、不同民族，甚至於不同宗教信仰，都是一樣，只要你對別人好，別人一定是有好的回報給你。

我們在新加坡團結九個宗教。許多同修知道，我們是主動的，主動去拜訪伊斯蘭教，拜訪印度教，拜訪天主教、基督教。「四攝法」裡面教給我們的，與一切人、一切團體往來，多送禮，多請客，這個感情就聯繫上；你不主動去拜訪別人，永遠不相往來，互相猜忌，愈猜愈訛，造成嚴重誤會。一定要常常往來，坦誠的往來，沒有疑惑，沒有隱瞞。感情有了，進一步再把教義我們也端出來交流，求同存異。我們找到理論上合作的依據，宗教可以團結、可以合作、可以互相信賴，我們追求世界永久和平，不希望有種族的戰爭、宗教的戰爭，確實是能夠避免的。

我們學了佛，佛是智慧，佛教講「實智」、「權智」，權智就是講善巧方便，善巧方便應用在生活上，我們得自在。應用在團結不同宗教、團結不同的族群、團結不同的國家，非常有效果。這裡最重要的是真誠心，決定沒有虛偽，清淨心決定沒有染污。決不能對對方有所希求，那你心不清淨，決定是平等心，沒有高下，大慈悲心、愛心。

我住在澳洲，也許有人曉得澳洲有所謂一族黨是排斥移民的，特別是對於亞洲。這在澳洲是少數。我選擇道場建立的地方，就是一族黨的大本營，最難處的這些人，我會跟他們相處得很好。所以昆士蘭主管宗教的官員，多元文化局的局長尤里，他是猶太籍的澳洲人，他信猶太教。他就問我很多次，「法師，你為什麼選擇那個地方？一般人不敢選擇這個地方，你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？」最後

他說：「法師，你在這個地方能夠住得平安無事，全澳洲你就通了，你就沒有問題了。」我們是以佛心，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，跟妖魔鬼怪都能做好朋友，都不會受傷害。所以一切眾生是我們的恩人，迴向偈天天念：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」，不要以為毀謗我的人、侮辱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打我、罵我的人這是冤家對頭，錯了！是恩人。我們仔細想想，沒有這些人，我們無始劫來業怎麼能消得掉？他毀謗我、污辱我、陷害我、惡意對我，替我消業障，我感激都來不及了，怎麼可能有一絲毫怨恨心？

我們知道諸佛菩薩他跟我們不一樣的，諸佛菩薩的心純淨，一絲毫污染都沒有，諸佛菩薩的行純善，一絲毫不善都沒有。我們學佛，我們的目標鎖定在純淨純善，我們這一生就成就了。純善之行、純淨之心，念佛求生淨土跟諸位同修說，肯定是生實報莊嚴土。不能生實報土，你也會生方便土，絕對不在凡聖同居土，我們學佛要學這個。中國古聖先賢教我們「仁者無敵」，這句話我想很多人都聽過、都知道。仁慈的人，他在這一生當中，沒有冤家、沒有對頭，敵就是敵對，他沒有，那才叫仁人。我們佛門裡面稱菩薩，你受了菩薩戒你就是菩薩了，一般同學送給你的東西，都會寫「某某仁者」，你要想到「仁者無敵」，你還有冤家、還有對頭、還有不滿意的、還有看不順眼的，你不是仁者，你不是菩薩。菩薩絕對有智慧、有能力化敵為友，那我們這一生活得多麼幸福、多麼自在、多麼快樂！走到任何國家地區受人歡迎，人家不會討厭我們。

今天很多人提到阿拉伯、提到回教，都感覺得很恐怖，我跟他們接觸多，我跟他們是好朋友，我這個名字在阿拉伯世界裡頭很多人都知道。阿拉伯人在全世界是最團結的，這是任何國家民族不能跟它相比的。他們對於宗教信仰比我們一般宗教熱忱，每天五次禮拜，只要是回教徒絕對不會缺少。我跟他們往來，我讀《古蘭經》



，我跟他們做好朋友。在新加坡我也很出名，馬來人、印度人、回教徒，提起「淨空法師」，他們都會豎起大拇指：「淨空法師是好人！」他們對華人一般都懷疑，缺乏信賴，他對我相信，他相信我的話。由此可知，人與人交往是智慧、是學問，這些東西全是在經典裡面學來的。

所以我們要肯定佛對我們有恩，這些真實教誨是佛當年所說的；歷代祖師大德對我有恩，如果沒有歷代祖師代代相傳，我們今天怎麼能看到經典；沒有老師教導，我們怎麼能夠理解經典？沒有同參道友在一起互相切磋琢磨，我們怎麼能夠深入經典？哪個沒有恩？各個都有恩，一切眾生對我們都有恩。我們吃一餐飯，有沒有想到這飯從哪來的？米從哪來的？菜從哪來的？佐料從哪來的？我們穿的衣服，衣服從哪來的？你就想到這個世間人有多少人為我服務，我們才能過這舒適的生活。知恩不容易，唯有知恩你才真正懂得報恩，不知恩，當然你就不會報恩。所以常常念父母恩；老師的恩，佛是我們老師；國家的恩，沒有國家保護在外頭流浪很可憐，我們身心能夠得到安穩，受國家的保護；眾生恩，一切眾生在一生當中我們是互助合作、互相依賴，人不能脫離人群獨立生活，我們要懂得。

再推廣一切動物與我們都有恩，這一切動物、一切植物它的恩德在哪裡？它能夠平衡地球的生態，我們才能夠安居樂業。可是現在地球有危機，從什麼地方看？我們常常從資訊裡面看到，哪些動物瀕臨絕種了，常常看到這個訊息，這個東西在地球上絕種，表示地球生態平衡被破壞了。無論是動物、無論是植物，要曉得它的功能。真正的功能，第一個功能是平衡地球生態，我們不能小看，小看就會有天然災害，水災、火災、風災、地震。諸位要曉得，這些災害自然生態平衡被破壞，那是緣，災害的緣。因是什麼？因是一

切眾生的貪瞋痴慢，這個道理深。現在一般科學家知道緣而不知道因，所以他解決不了問題。怎麼樣保護自然生態？講環保，能不能收到效果？太有限了。為什麼？他只看到緣沒看到因，不知道從因上去改。《楞嚴經》裡面跟我們講得很好，貪心感得的是水災，瞋恚所感得的是火災，愚痴感得的是風災，傲慢、不平感得的是地震。真正的因是人心，人心如果離貪瞋痴慢，外面災害就沒有了。你沒有因，緣要懂得愛護，不會任意去破壞它，哪裡會有災害？

這些道理太深太深了，佛在經上講得透徹、講得明瞭。所以世間第一等好書是佛書，可惜沒有人懂。懂得的人提倡不力，當然這也有條件上的問題。方東美先生懂得，我跟他學哲學，他把佛經介紹給我，特別是《華嚴經》。他一生最歡喜的是《華嚴經》，他也在台灣大學、輔仁大學開課。在台大他講過「隋唐佛經哲學」、「魏晉佛經哲學」，在輔仁大學博士班開「華嚴哲學」，也是全心全力在推廣，可是後繼無人。接受他教導的學生是很多，離開學校、離開老師，不能把這麼好的東西發揚光大。我知道這個好處，這一生當中全心全力做這個工作，點點滴滴都在推動，目標向全世界。我們用科技，用錄像、錄音來推動佛教，在台灣我們是最先做的，以後發展到網際網路。現在我們每一場的教學都上網，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區同時都能夠收看得到，所以我很重視高科技的這些設施。我覺得二十一世紀的道場是在衛星傳播，是在網際網路，絕對不是在這裡建一個寺廟、建一個庵堂，不是的！現在香港那邊同修，還別出花樣，他們跟我講，他想做一個廣播車，像停在台視門口進來看到的，我們走到哪個地方都可以錄像，都可以把我們東西傳播到全世界去。這個方式是好，可以到處去旅行，走到哪裡講到哪裡，一天功課都不耽誤。

